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靈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張耀臺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古靈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古靈集二十五卷宋陳襄撰襄字述古侯官人古靈其所居村名也慶歷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授浦城尉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事迹具宋史本傳其平生最可傳者一在熙寧中彈劾王安石併極論新法反

覆陳奏若目覩後來之弊其文今具載集中一在居經筵時神宗訪以人才遂條上所知司馬光韓維吕公著蘇頌孫覺李常范純仁蘇軾孫洙王存顧臨林希李師中傅堯俞王安國劉摯虞太熙程顥劉載薛昌朝張載蘇轍孔文仲吳貢吳恕林英孫奕林旦鄒何唐坰鄭俠等三十三人其時或在庶僚或在謫籍而一一題品各肖其真其中惟林希一人

後来附和時局自隳生平餘則碩學名臣後先接踵其人倫之鑒可謂罕與等夷其文今爲全集之壓卷而葉祖洽作行狀孫覺作墓誌陳瓘作祠記惟盛稱其興學育才勤於吏治皆不及薦賢一事於爭新法事亦僅約畧一二語蓋其時黨禍方起諱而不著也他如以陸佃博洽典禮則薦之不以王安石之門客而歧視劉攽輕脫嘲弄則彈之亦不以蘇

軾等之容友而狥隱皆是是非非不立門戶之見乃國史本傳亦並削而不書徵是集之存幾無以見其心術之公矣集內有代賀明堂禮成表三篇一為崇國夫人等一為內省宮正以下一為脩儀婉容等並有批荅三篇亦載集內蓋當日率由舊典體例如斯固與江總代陳六宮謝表等於狎容者其事不同其詞氣嚴重亦非江表輕豔之比則人品邪

正之殊也集爲其子紹夫所編葉祖洽作行
狀稱襄於六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營一邱
之地著書以自見其志不遂故其生平所作
文集止二十五卷與今本卷數相符王士禎
居易錄稱古靈集二十卷蓋所見乃謝氏抄
本非其完帙惟所稱冠以紹興元年求賢手
詔者與李綱序合此本不載蓋傳寫佚之綱
序稱其性理之學庶乎子思孟子其言太過

至謂詩篇平淡如韋應物文詞高古如韓愈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雖亦稍覺溢量然核其所作固約畧近之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靈集原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于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于道德仁義粹然一出于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頀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饑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綈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

目其甚者朋姦飾偽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緒發為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為主德以文為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辨也竊觀古靈先生陳公所著文章

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于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為友以古道鳴于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為横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至和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寖被知遇歷事三朝欝為名臣判郎

晋則執法而不撓使邊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台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為人主之所欽嚮下為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為文章温厚深純根于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羮玄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榦立而枝葉不煩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詞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

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世區區綴緝章句務為應用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奏啓雜文凡三百六十餘篇冠以紹興手詔及熈寧經筵薦士章稿合為二十有五卷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集成來謁求為之序綱告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

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殊眷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為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者也公諱襄字述古官至樞密直學士尚書左司郎中贈少師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李綱謹序

古靈集卷一

宋 陳襄 撰

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藁

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賢院修撰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司馬光

素有行實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可備顧

問

端明殿學士翰林院侍讀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許州韓維

器質方重學亦醇正知盡心性理之說得道於內則可以應物於外矣

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呂公著

道德醇明學有原本事君以進賢汲善為己任可謂知務矣

三人者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乞詔還

詞苑或居經幃日侍燕閒論思獻納

學士有博學通典故者

秘書監集賢院學士知杭州蘇頌

記問博洽長於史學國朝典故多所練達所學宋敏求

之比宜編撰檢討之任

館職有學行器識可備侍從者

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

素有鄉行明經術義理之學端良信厚可以鎮浮厲世

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知齊州李常

性行醇正兼治經術久補外官有循良之政可比於覺

尚書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和州范純仁

器識通明忠義骨鯁其才足以濟大事

三人者皆可充近侍耳目之官

館職有文學可為詞臣者

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河中府蘇軾

豪俊端方所學雖不長於經術然子史百氏之書無所不覽文詞美麗擅於一時居官敏恕尤通政事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權知洪州曾鞏以文學名於時人皆稱其有才然其文詞近典雅與軾之文各為一體二人者皆詞人之傑可備文翰之職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孫洙博學能文才識通敏所守亦端可充文翰史臣之選兼明世務通曉民政近蒙進擢修注深壓士論

館職有學行端正可以擢居清要者

秘書丞集賢校理王存

學行素著方重有守不為勢利所遷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判武學顧臨

才豪而氣剛兼有識畧樂義尚賢喜於聞過可屬以危

難之事

秘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林希

少有文行明敏勁正學亦該博長於記問可與編撰檢

討之職

謫官未復職者

尚書右司郎中分司南京李師中

人多稱其有才可當邊帥之任往歲近臣嘗有論薦其

才它日爲名臣向因言事分務若遂蠲洗不惟責其後

效抑足以開言路也

尚書兵部員外郎傅堯俞

言事官以義去就有古諍臣之風不幸坐累褫職未蒙

牽復

太常博士新差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胡宗愈文醇行純兼明經術東南人士多所師服向以言事被謫累經恩宥未蒙復職

前秘書省著作佐郎王安國材器磊落文亦豪邁可充詞翰之職向居罪廢間不忘進學亦奇偉之才也

京朝官選人有學行才器可進擢臺閣者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簽書應天府判官廳公事劉摰

性行端淳詞學淵遠若置之文館優游長育必為遠器

太常博士崇文院校書勾當宗正丞公事虞太熙

治經有行端方自守不苟於進可充臺閣之選

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顥

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職司之任

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西路轉運判官公事劉載

少治經術兼有文行可備臺閣之選

殿中丞新差充秦鳳熈河路措置邊事司勾當公

事兼催督軍須薛昌朝

才質具美持守端直當置臺閣以養其才久從機宜之

辟非所以處之也

秘書省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張載

學行修明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如載一人而

已若稍加優寵所勸大矣

興國軍節度掌書記蘇轍

其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靜厚過之轍自登第及中制科凡二十年尚在選調未蒙褒擢

前台州司戶叅軍召試館閣孔文仲

性行醇粹如不能言發為文章温厚正直稍加長育必為瓌碩之器

新差歙州軍事推官吳貫

端良質實少以孝行聞於州鄉治易春秋之學而文亦

淳雅尤盡心於民政所至以惠愛稱

前潤州延陵縣令吳恕

器識淳深學通義理若置之文館長育而成就之可以與有為也

常條中才行器識可陞擢任使者

尚書屯田郎中知開封府太康縣林英

有才與行安靜詳明和而不隨直而無撓

尚書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孫奕

士行著於鄉閭節義信於朋友外雖朴淳而中實强敏
英爽所至皆以善政聞可謂循良之吏使當一路則可
以厚風俗而安民矣
秘書省著作佐郎監揚州糧料院林旦
才力强明通曉民政兼有持守可責任以事
太常博士新差監衡州在城鹽倉鄒何
操履端方吏材通敏久居務局士論惜之
小臣言事黜廢有可矜者

太子中允降授大理評事唐垌
性雖輕脫然才幹明敏向以言事被竄兩經赦宥初監廣州軍資庫次移監吉州太和縣鹽酒稅又次移監杭州龍山稅流落遠方已是數年頗特與親民差遣以來敢言之士

前光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英州安置勒陳鄭俠向以狂言得罪竄廢海隅瘴癘之地朝不保夕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於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

生還誰復為俠言者

古靈集卷一

古靈集卷二

宋 陳襄 撰

內制

熙寧四年九月十日明堂赦書

門下王者尊親之禮莫隆於昭配之嚴聖人饗帝之誠莫善於靈承之實朕惟席五聖之丕緒荷二儀之眷休永念守成之艱敢忘小毖之義曷嘗不體一元而端本

飭五事而承天内屏游畋之娱外親保惠之政選任賢哲付以輔相之宜發顧俊良責以事功之效既黜陟以三考又平成其九功五年于兹百度咸若尚且慮一夫之不獲虞庶事之未康每形引咎之言深軫遇烖之懼天監明德民懷至仁隂陽和平夷夏清晏底此休功之盛率予昭考之行興言孝思未舉宗祀爰擇季秋之吉以代至日之禋勅四海之職以相其儀致九州之味以備其薦遠述周公之志近循仁祖之規按合宫之古圖

仍路寢之時製衮對上帝將以示民之有尊賔延五精不忘報祖之由出况乃謁款清廟奉祠紫宮咸稱秩於無文率先期而致告禮樂咸備上有以懷柔百神天人協和下得以緝熙純嘏非予一人之能饗惟爾萬方之綏成宜均福釐廣逮臣庶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親嚴之饗申懵怛于朕心在宥之恩推愛慈于天下庸示更新之令期臻恥格之風尚賴左右宗工中外多士同濟清寧之治永享無疆之休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

事言者以其罪罪之

明堂祀聖祖英宗五帝文

聖祖景靈宫

伏以至神高邈大道冲虚久發真祥肇開聖緒顧惟菲德嗣守成基惟時仲秋備物多品明禋世室謁款靈祠寅念帝先夙蒙道蔭式祈純祐永福黎元

英宗皇帝

伏以神資英睿道協高明潛德宗藩承暉帝日憂勞宵

吁罔敢康寧惟仁御邦惟武偃革嘉靖中國以綏四夷
顧惟眇躬嗣守丕基慄慄危懼若臨氷淵九月隕霜明
堂肇祀孝思憯怛嘉薦芬芳上帝是祗五精咸秩欲報
之德克配于天聿求多福宜萬斯年

青帝

伏以蒼精起歲木德司春氣兆東郊仁昭左聖施生廣
大致化精微惟時斂收品物多吉緊神之力在祀有經
蕆儀青陽祗事昭考庸申報本祈錫蕃禧

赤帝

伏以列位紫微儲精赤制在德為火居夏乘離臨照四方敷與萬物啓我炎歷肇于休符季秋涓辰宗祀昭考百嘉登阜多品豐盈煌煌列精皇祖緜出敢忘昭報以永承休

黑帝

伏以丕宅幽都實司水德歸藏萬彚含養一元在卦為坎於時主復成兹歲紀緊我帝功時惟秋旻禮備孝饗

六宗將禮世室是稽帝臨朔方生物攸賴秩玆祀典來福來歆

白帝

伏以西顥司辰白精布化敷施義氣旋斡金行肅殺斂藏主於成物季商之月嘉實惟時五室奉禋九州薦味孝思罔極神監來宜昭報歲功式陳時祀

黃帝

伏以德配土中數居天五其司季夏其位黃宮統和四

峙合養九德博厚光大其益無方惟月季秋有事太室昭升文考對越上靈帝臨中壇禮備多品敢忘昭報永錫嘉生

明堂禮畢謝諸陵文

新穀既登肅霜爰降躬修彝典大享合宮諸福降休孚先感喜敢忘昭告以致明誠

明堂禮畢諸寺謝批答

月旅季秋禮行世室有嚴昭考陟配神天熙事告成景

福來眦式陳明薦昭報慈仁

崇國夫人等賀明堂禮畢詔答

參論婦職享有國封方肆祀之休成俄露章而展慶體兹勤至良用褒嘉

修儀婉容等賀明堂禮畢詔答

朕以文考在天合宮展祭繄爾幽閒之職助予祉福之休方清蹕之言旋遽奏封之來上褒揚之美欽歎于懷

内省宮正以下賀明堂禮畢詔答

列名九御備數小星側聞孝享之成遽有慶章之奏悃誠斯至襃尚無忘

永昭永厚陵九月旦表

伏以九月肅霜慘怛之心斯至萬物備禮馨香之薦惟修恭惟謚號皇帝至德清明上居於一氣鴻仁深厚下浸于黎元昭祖武以重光詒孫謀而有翼閔惟小子祗奉成規敢忘追遠之誠長保垂休之永

趙少師槩辭免明堂陪位批答

朕以膺天駿命將有事於合宮因嚴昭孝以配上帝蓋
示民尊親之義也思得肅艾之官來助予祀以爾國之
勳舊休于田里去位滋久想見儀形用申詔恩以副虛
佇洎覽來奏良體輸忠以其筋力之憊難與祼將之事
特俞勤請庸示養安

皇親觀察留後從式除節度使再辭不允批答

朕惟孝治之道必自於親親始雖恩遇之特隆而不敢
以爵賞私之蓋亦慎夫名器也以卿信厚忠順稱于宗

室躬服王爵貴而無驕庸旌爾勞賜以旌鉞謙避于再
忱辭可嘉渙恩已行勿復多遜勉被休寵無忘恪恭

詔河北水災付韓侍中琦

朕觀洪範五行水曰潤下聽之不聰則水失其性此五
事之證也比歲以來洚水為沴而大河之變益又甚焉
豈朕德不明有以召致而使民墊溺至此極耶兹朕所
以夙宵警戒思弭其患固不獨歸咎于有司也卿以忠
義之誠勤勞於外修備防範靡不悉心今以不虞之昔

抗章自劾言雖悃至非朕攸聞惟其繕完隄防順導水性安集流莩日圖康功此朕所以專責於卿也

賜知州以下初冬衣襖詔勅

勅某宣力勤王久勞于外頒衣卒歲均惠由中緬懷安襖之恩益勵公忠之節

賜諸軍員僚等初冬衣襖勅書

勅某州屯駐泊就糧本城諸軍員寮等守戍惟勞初寒甫及深軫同袍之念宜推在笥之恩服我寵榮無忘恭

命

賜諸路蕃部谿洞初冬衣襖詔勅

勅向承萬封疆之守捍禦為勞方屬陰寒宜均賜服永念疏恩之厚無忘固圉之忠

古靈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靈集卷三

宋 陳襄 撰

表奏

陳州謝到任表

臣襄言伏奉勑命差知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九日到任禮上訖治劇非長偶逭曠官之責均恩特厚未遺旅力之愆況近屏之素優實愚臣之舊治已須新令再

莅屬民居逸而休冒榮以懼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師于古學起自海濵才不逮人利常居於衆後身惟徇道思或得於時中不圖明哲之知濫與清華之選一違禁掖三易名藩勉究吏文幾殫心氣終之殊尤之效重叨偃息之恩歲未越于再期民猶知於舊尹逋逃稍去旄倪相欣負弩道旁尚存故吏憩棠郊外僅有遺風宜在此時益修前政富庶未加則務勸相而無擾孝弟未化則思馴致之有方庶幾黽勉於三年可使阜

安于百姓斯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大業總擥羣英謂耳目之臣不使遠離於王室念本根之治必先取重於輔藩致茲孤拙之蹤常與品題之目臣敢不祇循聖訓益勵官箴寛布化條勤恤民隱中畿甚邇惟依天日之光舊俗猶淳願致國風之正庶少裨于鴻造期無負於赤心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進郊祀慶成詩表

臣伏覩皇帝陛下肇修郊祀大禮告成天地清明人神歡慶臣職居儒館親逢熙事不覺手舞足蹈形于詠歌謹齋戒撰成郊祀慶成四言古詩一首隨表上進干冒宸旒臣無任驚懼僭越之至

代崇國夫人等賀明堂禮畢表

躬祠世室祗奉邑尊昭配上神既以盡孝親之志靈承景福又以示息民之休方禮樂之嘉成浹華夷而均慶恭惟皇帝陛下繇大德而膺命以中孚而御邦精明上

貫于神明廣愛下形于黎庶非深仁篤孝之明甚曷鉅典祲容而逮兹妾等叨侍内庭獲覩隆禮與民稱頌望日欣榮

代内省宫正以下賀明堂禮畢表

秋旻在序孝饗申虔禮備而神來敬誠至而民觀化盛儀卒獲綿寓同歡恭惟皇帝陛下至德博臨純誠上達陟配用二宫之制嚴恭為四海之先眷百禮之休成實千齡之盛際妾等幸備掖庭之列親逢熙事之辰仰望

禁嚴惟深慶忭

代修儀婉容等賀明堂禮畢表

伏以肇修宗祀對越上靈躬致孝誠非貴九州之美味肅成熙事斯獲萬國之驩心恭惟皇帝陛下聖與日躋道將神會齊明之志上足以饗帝與親追事之仁下有以刑家及國自總章而已事慶廣寓以蒙休妾等備位嬪嬙叨榮禁掖親覩隆盛舉集懽悰

論役法狀

臣聞方今政有害於民者無甚於役法使民歲出傭錢以資應募之人夫應募之人者莫非游手墮農之輩違慢作過又不足以集事兼出錢人户非是樂輸行之數年民力已困上等厚有貲力之家猶可出備自餘中産以下多是農民惟以薄業為生别無營入能自足於衣食者葢有數矣今求户户率緡既有定額無由蠲免歲時輸入官司敦迫穀益賤而錢益貴常有逋負督責之憂不幸遇歲凶荒一有不足則不免於饑莩流亡之患

此大畧可見矣若此法不更必恐天下等第之民日益
困敝轉致失所此不得不慮也如欲更之則莫若且因
今來新定簿役之法復為五等依舊差役除衙前重難
及州縣自來號為重役為民深害者即官與雇人以酒
場河渡等充錢為傭直其諸色役並從差紏之法如願
雇人代役者亦聽仍乞伊司農寺條貫諸條公之人因
役人勾當公事及投名公參入直之類取受財物者依
常平乞取法及依熙寧編勑官員不得差出三百里外

勾當私事條約施行如此等第被役之人差使至經年別無勞費莫不出力願為而無憚矣此可為不易之良法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均排等第出役錢狀

臣今欲據逐縣廨宇寬窄合容著得人數約度作番次出牓曉示人户約定日分逐時喚集令知次第人户頭赴縣並不令坊正耆户長人吏等供排行遣止勒人户各自據實盡底供出本家見管物産浮財確實數目及

應係自來諸般作弊寄隱財產並令依實供通各具結罪無隱落如曉示後被人陳告却有隱漏甘將供通不盡財產等給與告人充賞仍甘嚴斷不詞文狀更令近住五户至十户遞相委保的無隱寄財物連名結罪狀入案縣司類聚上件所供物力保狀出榜限一月日曉示如内有隱匿財產不盡供通却致知次第人陳告不虛即以所告供通不盡財物不以多少盡給與告首人充賞其連名委保之人亦當一例收坐保正不實之罪

如曉示後犯人自能首説者即與免罪改正收入簿籍如此擘畫關防方可見得人户物力高下確的數目編排户等科出役錢各獲均濟兼杜絶坊正受情作弊陞降等第不公恐議者或謂勾集鄉村人户有追擾之弊臣竊謂不然今來擘畫只是作番次時暫勾喚上三等人户赴縣自令當官供通本家財産排定等第不過三五日便即放散更不由坊正耆户長人吏等供排陞降別無費用錢物去處兼之令坊正耆户長等供通物力

致使人户怕懼陞降行用錢物打囑孰為騷擾況自朝廷新法以來擇使者下諸路編排等第出備役錢前後被旨之人非不用心根究立法令來俯及三年所出錢數依前不免輕重不均其本失于止令坊正耆户等供通等第不曽用此勾集人户自令供通許人陳告之法是致等第未均檢會編勑新法條貫亦為不許勾集人户明文以此州縣官吏雖欲其便不敢申明兼今來責令人户各自供通許人陳告不盡財給賞若得朝廷指

揮庶有畏懼各自愛惜不敢違漏方見人户物力確實

别無諸般騷擾違礙今來監司惟見選差官員下本州

諸縣根括物力税産催促重排等第次若不如此擘畫

終見未絶姦弊難為均濟所行之法謹具狀奏聞伏乞

朝廷重賜詳酌所奏事理如可施行即乞降指揮且令

臣本州遵禀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散青苗不便乞住支狀

臣伏見制置三司條例司奏辟官屬官提舉管勾諸路

常平廣惠倉俵散青苗錢斛事其劄子原降指揮預俵之法本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至于斂散之際亦皆取人之便而不得抑配蓋取先王耕斂補助之道也今來風聞諸路所遣提舉管勾官多不體認原降指揮憑藉事權陵壓州縣却以青苗之法取民利息二分等第之家不問其願與不願一例抑配物論喧然以為騷擾竊緣朝廷之意本為小民闕之常在於新陳不接之際倍息舉貸以取資給故設青苗預支之法使農人得

以資助耕斂而兼并不得以乘其急是欲專以便民而非有以規其息也明矣今使者一出而天下之人皆謂朝廷只以補助之說為名而其實專在於取息而已是豈立法之意哉苟朝廷之法不然而使者為之致陛下失大惠於民則辱命之罪莫大焉宜正典刑以示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陛下孚惠之心非有取利於百姓可也如朝廷立法之初果以為利則不特有司之過矣為父而榷其子此漢武之事非陛下所宜行不惟不可行時

亦不可將以惠民適所以害之也何以言之比歲以來四方多事河決地震水潦民飢陜右有備邊之需河朔有修城之役民力凋敝瘡痍未復天下無名之斂所在有之如聞諸路之民尚有積年逋負官物動以萬計未能輸入今更以青苗取利人必不堪不惟重以困民適足害其官本大率小人見利幸於茍得既用之後多不能償大者須至於逋逃小者不免於刑辟此必然之理臣前謂將以惠民適所以害之者此也臣欲乞早降指

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更切體量差去提舉管勾常平錢斛官員内有生事擅違朝旨特與減黜施行其青苗錢已行支俵者將來只令隨税送納本錢如未俵散處並令罷支庶不失陷官本錢及别致騷擾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青苗錢第二狀

臣近有奏狀為諸路俵散青苗錢官員内有生事擾民擅違朝旨乞特與減黜及青苗已行俵散者只令送納

本錢如未依散處並令罷支等事未蒙朝旨施行竊詳條例司元降指揮以常平廣惠變為青苗之法申嚴賞罰督責州縣以謹其給納雖以優民救之為名其實不異民間舉放之事以漁民取利而已豈陛下聖明之主所宜為之就使國家帑藏空虛財用不足亦未至經紀小民放本取利事體削弱如此之甚也今來訪聞諸路所差官吏為見朝廷屬意財利莫不望風希旨務為誅剝以覬幸酬賞苟免黜責或以三分取息或將陳怯之

物紐作貴價兌換支散或不以民之貧富一例抑配事初如此其後可知臣恐此法一行騷動天下希錐刀之利失億兆之心胎禍之端未必不由茲始況興事改法繫國家安危大計上有公卿謀議下有臺諫糾繩豈可只由條例一司獨專其事置陛下於有過使黎元之不安苟利一時斂怨天下非細事也臣欲乞將中外臣僚前後上言常平青苗等不便事件章疏并臣前狀降付中書令與密院一處看詳定奪可否及下兩制臣僚共

析利害聞奏庶陛下得以盡天下之公議知事體之難行特賜寢罷以安人心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青苗錢第三狀

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夫犯顏忤旨以取君父之怒豈其所欲哉蓋義有可言而不言非愛君之道此臣所以昧死而不敢隱默者也臣近以青苗之法騷擾不便欲乞寢罷以安人心未蒙俞旨施行陛下聖性聰明固已曉然開悟但以王安石執議不變重違其情物論喧

然不加聽察事之可者則置而勿問其不可者則無所不行豈非條例之司為自安之計巧為飾說誣罔聖聰近者韓琦上言以河北俵散青苗錢立定貫伯均與等第人戶比之他路獨取息三分顯是提舉之官違例抑配而朝廷並無黜責琦之論列足以知其非便而特寢不行呂景以畿縣之民逋負官物尚有五十餘萬不宜更與預支實虧官本而却令取勘夫擅行抑配者既無罪黜則掊克之吏無所不至不恐為騷擾者反蒙按劾

則民之司牧何所措其手足哉故臣前曰此法一行騷動天下正謂此也陛下近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中外翕然皆以陛下知光之言為是而悟制置司之為非今復遽然罷之者豈又以光言為非邪必以其辭而不受也然則光之所以不受者以陛下不行其言爾知其言而不用猶可以去又況有所受命乎如欲用之行其言而已矣何吝而不為哉輕進退于大臣失孚號於天下非所謂令出弗反之義也李常職在諫官既聞中外之

議不敢不言事雖不實誠亦得之輿論况國朝舊制自許風聞言事若令分析是欲使其必去將以杜言者之口恐非所以待諫臣之體而廣言路之道也凡此數事雖聖慮一時之失豈非聽者之誤乎禮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亦在陛下追而正之爾書曰改過不吝湯之德也自陛下臨政以來事無過舉惟用安石然後有更事之暴而致興利之非聖人施為自有法度合于道者取之不合於道者去之任天下

之羣才取天下之公議堯舜三王之治可以指期而至

又何必徇一士之曲議以貽黎元之患哉所有制置條

例司如有可行事件欲乞只歸三司相度施行青苗之

法早賜停寢則天下幸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青苗錢第四狀

臣近嘗三次上言論列青苗之法乞行寢罷而陛下未

以臣言為然臣得待罪于言事之官凡時政之闕失近

于苛細猶得斥而言之顧此一事最為害政之大者苟

依違不言置陛下于有過之地則臣上負朝廷任使之意不忠之罪莫大焉臣觀制置司原降指揮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事體削弱為天下譏笑是特為管仲商鞅之術非陛下之所宜行臣願陛下為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其為霸主也昔者伊尹不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是以高宗命說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古之人其責難於君如此之備而又肯逢君以利而為霸者之術哉夫所謂

霸者當戰國之時諸侯之土地皆褊小而不足上無聖賢之君下無王者之臣而外有敵國之患計出于不獲已而然也管仲以區區之齊居于海濵於是兼魚鹽之利權重輕之法假仁義而行譎詐欲以強國足兵而已然而不能使其君為王政此聖門之所恥言而曾西所以卑其功烈也商鞅之事秦也説其君以强國之術故變法令開阡陌信賞罰而秦人莫敢不服然而謂其君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此正孟軻所謂謂其君不能賊其

君者也彼二子者使知以仁義事其君而行王者之政其肯苟一時之利以貽天下萬世之譏哉臣故曰霸者蓋國小而力不足上無聖賢之君下無王者之臣而外有敵國之患計出於不獲已而然也方今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上有賢聖之君下有王者之臣內無強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凡四海九州之賦入又足以供吾之用而不為不足陛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為均輸舉貸之事臣

竊為陛下惜之然則今日之弊在於國家因循制度未立而侈用日廣斯亦不足患矣陛下但慎選主計之臣付與利柄取天下賦入之籍度縣官調度之數百用為之均節而歸之藝極則浮費省而利用足斯可以行王政矣省徭役薄賦斂則天下之農不釋耒而耕矣寬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則天下之商不藏鏹而行矣修庠序之教勸之以孝悌忠信則天下之民皆遣其子弟而興於學矣尊賢而使能才者進不才者退則天下之士

皆勵其德行而為良吏矣農有餘粟商有餘財民服其教吏稱其職然而國不富而政不王者未之有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道亦在擇焉而已矣惟陛下捨予興利之道而行予保民之政則聖人之治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青苗錢第五狀

臣近以青苗之法騷民為害欲乞寢罷其制置司立法

之誤中外言者已詳臣固不復一一論列上煩聖聽但以方今天下生民困敝財力殫竭二税之外更有無名科率何啻十色有餘若復俵散青苗錢實恐民不堪命陛下以至仁求治凡欲更張法度皆以為民安有取民脂膏以為貸息而謂周公太平已試之法哉陛下之心必不為此然則天下之人皆知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者吕惠卿也以陛下之聰明觀天下之議論其法利害固已灼然可知奈何安石持强辯以熒惑於前惠

卿畫詭謀以陰助於後加以反覆比周之小人隨時觀望平日公論則舉知其法之非一揉於利則又言其法之是此雖陛下之至聖不能無惑雖臣等之至忠亦不免指為朋黨也近者諫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孫覺以奏對反覆落職外遷御史中丞吕公著而下皆以不職為言乞從責降而臣獨區區未敢以請者尚兾犬馬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議百官如臣等之言非則甘從遠竄以戒妄言如臣等之言是則安石

惠卿亦允特行貶斥以謝天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古靈集卷三

古靈集卷四

宋　陳襄　撰

奏狀

祕閣校理修起居注舉自代狀

臣伏見前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許州長社縣事常秩學通於經行信乎道使校祕文以備述作或專直筆以載起居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狀

臣今月十四日准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尚書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諫院伏覩陛下臨御以来孜孜求治延訪政事夙夜勵精凡居左右前後宜得奥學逺識之士日進嘉猷以禆聖治諫諍之臣尤宜慎擇如臣者才識淺陋學不造道惟堪外備粗使以效犬馬之勤以人望人或有可取豈當濫陪要近之職以玷清選况近日朝廷言事外補者其間甚有正直賢傑之士可備柬求伏乞

聖慈察臣至誠特寢新命除一類難小郡使竭勤拙上以全陛下知人之明下以遂愚臣陳力之分所有上件勅告未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二狀

臣今月十九日准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尚書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公事竊念臣學未逮於古人才不適於時用誤膺選擢難以冒居所有上件勅告未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三狀

臣蒙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仰便授勑告臣竊以修注舍人之職蓋古之左右史知諫者天子之爭臣或書言動以戒起居或贊謀猷以補遺缺總是三者世號清要之官朝廷推用近臣必由此塗而出伏自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深慎至有員闕踰時而不補者議者皆謂陛下精求博考必得魁傑不世之才然後任之而以命臣其責誠重伏惟陛下聰明睿聖有知人之哲甄能攷

實廉容濫進況今臺閣中外之士甚有文學資望過於
臣者猶足精選伏望陛下回臣此命拔除而授之庶協
公議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四狀

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仰便授
勅告竊以君有命於其臣可以受可以無受要適諸義
而已矣士患不知其道不患乎不得其君既得其君則
不可不任其事然而有所不受者葢亦有道焉爾若夫

君之任臣如不獲巳大者不能行其道小者不能用其言是不足與有為者雖禄之以萬鍾而不受適足恥之
而曰聖人不興吾道不行此孔子孟軻之任也臣嘗學之矣言雖可從也道雖可行也苟不勝其任焉亦不敢以受必也辭尊以居卑辭大以居小此冉有公西華之任也臣嘗行之矣伏惟陛下天資仁智誠有為之主堯舜之事皆欲舉而行之此可謂得君行道之時然臣今區區不敢承命者特以其官守之優言責之重固不患

道之難行而患乎已之未能也學問之不充誠明之不著居下位而能獲乎上者未之有也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之謂也況陛下尊賢重道俊傑咸在於朝如得偉人以塞茲任則天下幸甚頻瀆冕旒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修起居注舉自代狀

臣伏見　闕　郎中集賢校理馮浩困不失亨恬而有守俾居左史之任宜有近臣之規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

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侍御史知雜事舉自代狀

臣伏見前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根明誠之學躬孝悌之行非聖人之書不讀非先王之法不言窮泰不累於心出處必由於道使居清憲之地必有古人之風臣實不如令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中書侯試知制誥狀

臣蒙恩除侍御史知雜事仍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候知

制誥有闕與試劄付御史臺者臣聞命之次震惶無已竊惟陛下必以臣自内史過爲臺雜乃是下遷爰降德音俾諭聖意在臣之分誠所未安陛下以義使臣臣當惟命是聽豈可計校資地以爲重輕況知雜之任號爲雄劇陛下柬求才哲未嘗輕授而獨以臣充選其責非輕故臣之區區惟懼不職無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謹當夙夜上裨朝政下正臺綱震肅百僚糾繩非法義之所在知無不言夫豈知鈇鉞之在前而寵禄之居後哉一

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臣雖不然寧免公議所有先降中書劄子俟知制誥有闕與試指揮伏望特行追寢俟勑旨右奉聖旨依奏所有元降劄子宜令御史臺繳納中書省

辭中書召試知制誥狀

某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召臣言有聖旨令就試聞命之次震悚不遑臣學術至疎昨者誤蒙陛下擢寘諫垣曾未踰時就遷臺雜仍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候知制誥

有關與試臣以風憲之任言責非輕豈宜首戴法冠而心懷寵利尋陳封奏乞追還原降劄子指揮陛下深察其心特蒙俞允備員幾歲無補朝廷比以制置條例一司改更朝廷新法中外之議皆以為擾臣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聖心早令寢罷是臣不職之罪未知譴所豈可輒為私計進冒寵榮況今青苗之法尚行而言事者繼去抨彈之際正在得人惟陛下用臣之言則臣雖竊位憲司且願供職如其不用則日俟竄斥豈有榮

進之望哉所有名試揞揮臣不敢當伏乞特賜追寢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名試知制誥申中書省狀

某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名某言有聖旨令某試某以學術之踈言事不職豈敢輒為私計進冒寵榮所有名試揞揮伏乞賜追寢除已具狀敷奏外謹具狀申中書省伏候裁旨

辭直舍人院狀

臣竊聞已降勅命差臣直舍人院者繼叨寵渥盡出聖心榮與懼并措躬無所伏念臣近蒙恩召赴中書就試臣以言事不職不敢承命抗章陳避特蒙俞允只還舊職已是非宜陛下親降御批訓辭敦諭又以臣嘗供職乃其舊物此臣不得而辭也夫直院之名實司誥語雖職非内制而祖宗嘗以不次任人陛下以臣罷言事之官辭舍人之命特加是職使臣有可就之義然臣既以言不見用辭不就職輒居是職即與就試何殊雖陛

下有曲成之恩在於臣身不免利之而已上以要君之
命下以名人之言使今後言事之臣依違沽激以希寵
利罪必由臣區區之心實懼於此非臣之所宜茍得也
其所除恩命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追寢干冒晃旒
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惶恐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
旨

辭判吏部流内銓勑内名銜狀

臣今月十一日閤門告報已降勑命刑部郎中充祕書

校理修起居注直舍人院陳某差兼判吏部流内銓者
臣近蒙恩差直舍人院已曾有狀敷奏辭免未蒙指揮
今来所差臣兼判吏部流内銓勑内名銜却帶直舍人
院以此未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兼天章閣侍講狀

臣今月十一日閤門告報已降勑命差臣兼天章閣侍
講者寵數驟加震惶無措荷陛下之恩至厚於臣子之
分極榮臣雖愚甚非不能上體聖心亟承明命但以受

之之際義有未安此臣不得而不辭也臣近以備位憲官亦嘗言時政之失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特令解職臣不能去乃是廢官上孤陛下任使之恩下失人臣去就之義豈可忘其憂責更冒寵榮而況侍講禁中蓋老師大儒之任非其道足以根誠明之本學足以通倫類之變其能發明經義之奧以開導人主之德哉如臣之愚固不足以知此且欲冒而居之則是苟於利而已矣夫懷利以事陛下豈臣之心哉孟軻曰人亦孰不欲富

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人皆以為賤丈夫亦

臣之所不為也所有先降直舍人院勑已有懇章辭避

與今來所降恩命伏望陛下察其心而特賜追寢則愚

臣之幸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直舍人院兼判吏部流內銓兼天章閣侍講狀

臣近嘗有狀敷奏辭免直舍人院及兼判吏部流內銓

兼天章閣侍講恩命今月十二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

不允辭免仰便受勑牒今月十三日延和殿侍立又蒙

內臣傳宣召臣面諭聖旨令臣受命臣雖再三辭避不蒙俞允又以侍講之命前來已降御批宣諭責臣以經義之益亦令勿辭臣雖至愚上荷聖恩之厚惶恐之際難固以違退而思之終於義理未安不敢祗受故臣區區之誠尚有未盡者不避罪戮須至再煩天聽惟陛下俯加察允則愚臣幸甚臣聞之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以為利也夫所謂義者食其食而憂其事不以一身之所利而忘天下之所患道之行也言之從也雖祿之

以萬鍾而不辭道之不行也言之不從也則致為臣而去此古人之所以去就也今也中國一君內外莫非其臣捨乎是則夷狄之國無可去之義矣故其道之不行言之不用烏乎之乎必也辭尊以居卑辭富以居貧辭內以居外如斯而已矣則臣今日之去就固可知矣向者臣得待罪於憲司不能諫正朝廷之失同時言事之臣皆被竄逐而臣獨留而不去固已得罪於古人矣方斯時也其惟辭大以就小辭富以居貧豈宜更冒恩榮

不度於義自聞除目之下寵數便蕃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皆謂臣之顧惜利禄言事依違善承人主之意有以得之事雖不然顧其迹烏得使人不疑至此哉故口言之心不存之則人不信心存之身不行之則人不服此臣今日之去就正在乎力行於身而求合於義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臣之謂也况乎典誥之文所以宣布王命勸講經籍之義所以開悟聖心令也言不足以見用於前身不足以為法於後且欲令其號令

乎天下而道義信人主其可得哉故臣之所以不敢承
命者此也所有前件勅三道並未敢祗受伏望聖慈早
賜追寢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修起居注狀

臣竊聞已有聖旨除臣守本官充祕閣校理修起居注
者叨恩至厚感惕交幷伏念臣本性至愚學非深造向
者誤蒙恩獎擢置臺端惟知忠以愛君豈顧言之獲戾
方屬朝廷更事物議沸騰身處法官義當論列識淺難

周於事體言輕莫悟於聖心陛下深示矜容未加譴斥
只解横牀之職俾還内史之班雖洪造之曲全在愚臣
而難處臣近嘗面奏以言事不職不敢久妨賢路尚處
憲司顧亡外官已蒙俞旨更居近列誠所未安欲望聖
慈令臣只守本官歸館供職或除江淮一小郡庶申愚
效上荅眷知所有修起居注勑命未敢祗受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擇日祗受修起居注勑命狀

臣今月二十六日親事官張潛賫到內降封還臣所辭避修起居注奏狀及准御批近除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故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摩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今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付陳某者臣祇承聖訓諭旨優隆其在下臣宜無此禮非陛下知臣之厚何以逮茲荷戴恩榮罔知所措臣某誠惶誠恐伏念臣近以言事無效不能上悟聖心

待罪憲司日期貶黜前日諫官御史皆以言語之過獲
罪被竄而臣獨許還舊職猶處近班受而不辭乃是干
澤因陳懇疏乞補外官固非沽激以取名實恐濡留之
非義不謂陛下特還封奏不許固辭奬諭丁寧亟令就
職以臣經行之可取惜其遠去謂臣道義之或益適所
願聞在臣之愚何敢當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不以一
善而責人之備不以小過而捨人所長謂臣知雖不足
而忠且有餘謂臣言雖有罪而行或可采君命若此臣

何敢辭已取今月二十八日謹詣閤門祗受勑命謹具

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監護冀冲孝王葬畢宣賜狀

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監護冀冲孝王葬事了畢

絹五百疋錢五百貫竊念臣嘗守郡淮陽在冀王節制

之下令臣攝事義所不辭輒希賞賚實非其志伏望察

臣愚悃特寢厚恩所有賜到錢絹安在臣私家臣未敢

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古靈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靈集卷五

宋 陳襄 撰

奏狀

依敕文舉陳烈狀

准御史臺牒准熙寧十年九月七日勅奉聖旨一應內外官待制以上各於文臣內舉才行堪任陞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如所舉不謬取旨隨材用試即不

得舉已係帶職及兩府自己親戚者

臣伏見前授安州司户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心仁氣剛才智卓越學聖人之言而必踐其行稽先王之法而必適於時博通羣經尤明於典禮之奥其為文章淵源浩博肆筆而成求之宿儒未有比者慶歴初嘗與鄉貢試於禮部罷歸田里無復仕進安貧力學積四十年著書數萬言未見其止仁宗朝嘗因近臣論薦及本部監司長吏髙其風節數以名聞累降名命以學官起之

辭而不至世以為潔身獨行之士是非知烈者也烈之所學皆孔孟之志觀其事業足以有為自以身載聖賢之道不為苟進可以禮致而不可以利畜如斯而已矣伏思陛下享御以來博延髦雋得人之盛跨越百王如烈之賢不為難致欲望陛下特以禮命召至闕廷賜對清閒親降聖問使陳二帝三王之術六經四子之要與夫當世之務以著於篇必有以上稱陛下尊賢重德之舉今保舉堪充清要不次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

所舉臣甘坐面欺之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赴召修注上殿劄子

臣聞為人君者在知至道其次務得賢其次務修法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矣至道之要求之不遠在乎養心治性擇乎中庸而已天之所命之謂性性之未變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而有五善其端也若甚微而不可明及其至也塞乎天地矣感物而動之謂情情者天下之大欲也而有邪有正率善而行之謂正率

不善而行之謂邪故正者天之道也邪者人之偽也苟得其正則彼之所謂情者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無所處而不為中矣即易之乾曰利貞者性情也苟失之邪則吾之所謂善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無所往而不為偽矣即孟軻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堯舜得之天故曰性之也禹湯治之人故曰身之也正矣五霸失之偽故曰假之也邪矣是王霸之辨而君子之所以慎擇者也其始也在於博學以盡其心盡心以明其善

明善以持其志持志以養其氣養氣以充其體誠至於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明至於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則七情者不能偽而五事者無所不至矣喜非吾喜也而未嘗不喜怒非吾怒也而未嘗不怒哀樂非吾哀樂也而未嘗無哀樂莫不與天下公共之也其為貌也必正禮而無所不莊其為言也必正辭而無所不治其為視也必正色而無所不辨其為聽也必正音而無所不謀其為思也必正道而無所

不達故其應務也舉天下之變不得以困其心其任人也舉天下之才不得以罔吾道其治民也舉天下之政不得以盭吾仁其行法也舉天下之情不得以易吾義邇之則虛一而靜遠之則通乎倫類而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道也百王之所相傳而不易者也君得之傳之臣臣得之致之君大者以為聖小者以為賢或並世而其身傳或異世而其言示堯之於舜禹皐陶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

而知之於湯文王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文王之於武王周公太公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孔子孟軻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伊尹之於太甲也甘盤之於高宗而不修先王之法度是猶輸之不以規矩正方圓曠之不以六律正五音也古者先王建國一事一政無非法者將以定民之志而立民之極雖其迹不必同然其制作之意不可一日而忘也故其車服宫室皆有度數人徒械用皆有等宜貢賦必有節鄉

田學射皆有法冠昏喪祭皆有禮姦聲姦色者舉廢亂
名亂政者舉殺器服不中度者舉毀禽獸不中殺者舉
禁是以國家優裕風俗淳一而物無疵癘矣周衰禮樂
壞王道陵夷上無聖賢之君下無法度之臣天下蕩然
無綱紀制度漢興有仲舒者可謂法度之臣矣而無可
致之君唐太宗有為之主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言禮
樂此其所以不王也伏惟陛下享國以來孜孜庶政二
帝三王之事必欲舉而行之臣居斯時不以堯舜之道

陳於陛下之前則不恭之罪莫大焉昔者孟軻見滕文公言必稱堯舜文公中材之主也軻猶以此待之況陛下天資聖德聰明智勇之若此臣敢隱默而不言哉方今天下之患者皆謂黎民未乂戎狄未恭政令未明財用不足以臣思之不足為患所以過慮者在陛下中庸之未擇性理之未充賢才之未多法度之未立也伏望陛下畧機務之繁進誠明之學稽經信道也周公之於成王也嘗致之矣而天下平孔子孟軻不得其君而致

之也而天下亂行乎百世之上言乎百世之下而若合符節其用捨則殊其所以傳之者一也為人君者有其道則聰明不足以自任也可以取而取之有其位則權勢不足以自私也可以與而與之故其心公焉居天下之廣居攬天下之多務而不敢獨為之也必求天下之賢者而任之相與共濟焉堯非不聖也方其洪水之時中國猶未乂堯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舜舉而敷治焉舜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禹又以命禹洎諸臣水土既

平益火山澤禽獸之害人者去之稷教耕稼民得安居
而食又懼夫無教而亂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而臯
陶以刑輔之而天下以寧故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
下治孟軻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
已憂知其所以為大也得其小者以失其大者烏足以
為堯舜哉隋文帝每一臨朝或至日昃宿衛之士傳飧
而食唐文宗議政延英每對宰臣率漏下十數刻此二
主者非不用心勤勞然終無益於治者由親細務而闇

大體不知其術然也臯陶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隳哉此可知矣夫法度者人情之防範也為國頤養

神明慎擇縉紳有道之臣旁求巖穴篤行之士日與講

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養而充之以至神固斯可以不

言而化矣然後建學校隆師儒首自京師達於州邑羣

百辟之才以長育之隆三物之教以統一之則賢人衆

多足以任使矣求一德以居論道之司擇庶尹以付任

官之責間用儒臣以分按察之權均布循吏以膺守宰

之寄自然百司羣吏莫不任職政令自均而黎元安矣詔奉常以禮學之士修五禮於朝委大農以制置之司節百用於國則浮費自省而財用有餘矣陛下身先恭儉以訓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以守於下民以是化政以是淳國富兵強可以制梃以撻戎狄之兵矣凡有司之事一切付之陛下但優游巖廊以神道設教此堯舜之舉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惟陛下不以臣言為迂濶少賜留意則天下幸甚

取進止

進誠明說劄子

臣學術荒疎行能無取先朝備位館閣無補朝廷臣非偷祿養安之人惟以位卑言輕未為朝廷所信重以時流奔競好進臣實恥之是以居常退縮以道自守人亦無知臣者不謂陛下過采虚名特於流輩之中不次進用臣自度不肖再三辭避不蒙聖恩俞允夙夜憂懼難勝其任然臣雖愚無他長惟少嗜聖人經籍之學自謂

得其門戶及觀諸子書質正是非然後益知臣之所學不少盭於堯舜文武孔孟之道伏覩陛下天資聖性聰明穎悟而又好學求治之心如此之至臣敢不竭愚自效日以此道布陳於陛下之前臣又仰思陛下今日所先之務無大於明誠之學德成道充然後可以臨照天下裁成萬務而歸之皇極臣謹先撰成誠明之說一篇大約以子思孟軻之學為主而取其精要隨而解釋庶幾至道之奥昭然可見謹具投正以聞伏望陛下不以

臣言為迂誕留神采納非獨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誠明說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大於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有為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中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先得乎誠者也因誠而後明無資乎學全盡以居

之神固以行之酧酢萬物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必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可爲之謂也情偽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覩不聞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已則化化而不已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

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為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為之者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也是之謂誠明之學伏望留神聖覽

乞免御史劉述等言事罪狀

臣近者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劉述以繳勅被劾前日御

史劉琦錢顗又以言事謫降尋准同知諫院范純仁牒稱為臺官劉琦等責降有狀奏乞留逐官及言參知政事王安石事居家待罪更不供職乞行貶竄牒院照會者臣亦備位諫官端視朝廷上下之情乖戾若此臣實憂之陛下始者知安石之賢擢與大政天下聞之莫不相賀以為陛下有知人之哲能任道德之臣陛下責望安石之意既深則安石論報陛下之心愈急事既傷於欲速人不免乎有言臺諫耳目之官苟有見聞不敢緘

默事之可否在陛下擇而行之不宜小有忤旨便加譴斥恐非所以通下情來諫諍之道也自陛下享國以來凡五易御史中丞臺諫之官罷斥相繼以不失職而去固無所損然而天下之人皆謂陛下不能包容聽納窒塞賢路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在於聖政不為無損也况今官政因循上下無守迷爲刑曹繳勅待罪可謂不失其職矣若陛下因此罪之是使天下偷祿苟安之人益隳官守矣况御史之任得以糾正朝綱

今琦與顗為言執政之臣雖風聞失實未為深過若以徽罪被逐是使言事之官無復敢論柄臣之失矣此竊為陛下惜也夫天地之所以為大者以其善覆萬物而不可名善載萬物而不可度聖人之德亦在容之而已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願陛下不以守職違詔而置述於法不以言詆近臣而重琦等之罪則天下幸甚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名還范純仁狀

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内聖旨就差知河中府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范純仁充成都府路轉運使劄付御史臺者比聞御史中丞吕公著右正言知諫院孫覺皆有文字乞留純仁要劇差遣未蒙俞旨純仁向以諫官言事議論有所不合於義難處懇求外官陛下深示矜容不獲已而與之善郡中外之論已惜其去謂無歲月之久必當名還供職今復使之遠適人情殊駭在陛下之意不過藉其風力安慰遠民然内外資望之臣可以當

此一路者猶足選擇如純仁者忠義勁正乃陛下耳目之官嘗以言事被逐而志無所奪輕利信道不為茍且之計求之今日豈易得哉衆口一辭皆以為不當去伏望聖意早賜召歸要近以厭人望非特臣之私言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韓維充御史中丞與韓絳領制置司妨礙狀

臣竊聞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言事待罪蒙恩解職已有聖旨除翰林學士韓維充御史中丞方公著待罪之初

議者紛紛皆謂朝廷既不用公著之言必與制置司為地求其所與以備憲司今既以維代之乃是陛下選用正人未為壅塞言路也然樞密副使韓絳見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事是維之凡彈奏之間不無妨礙況今青苗之事未息而言者不止欲乞罷絳制置司事使維得以論事無避而亦足弭人之言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除韓絳參知政事乞罷制置司狀

臣竊聞已有制命除樞密副使韓絳為參知政事絳以

才望序遷固未為過然朝廷所以用絳之意似乎不厚矣陛下始用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還為丞相而絳又領之曾不數月今又以絳參預政事則是中書選任大臣皆以利進自古立治之朝未有斯事也書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輔相之任也太戊之興也則有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高宗之興也則有甘盤傅說而商

禮配天成王之立也則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興作禮樂
遂致太平之功不聞以利責之也唐憲宗剛明果斷能
立事功以藩鎮漸平肆意侈欲程异皇甫鎛探知上旨
以誅剝財利悅之故憲宗獨排物議而以异鎛爲相裴
度素所親信雖極言論列終亦不悟季年昏惑曾庸主
之不若信乎利之蔽人也如此君人者之所任與其所
好足以爲戒矣今陛下執政之臣凡以利進者三人矣
雖聖德高明不足以致惑亦不可以不愼也臣欲乞罷

絳叅知政事今後中書選任大臣必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以利進如陛下不欲追寢已行之命即乞將制置條例司與青苗補助之法只歸三司及責之守令相度施行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彈李南公除京西運判不當狀

臣伏准中書劄子太常博士李南公已降勅命就差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依舊提舉本路常平廣惠倉兼

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劄付御史臺者南公資力甚淺學術無聞雖小有才不足以驟加劇任近爲制置司奏辟專以青苗之法爲便迎合柄臣曾未赴官遽遷此命雖理權發遣資序其實與轉運使副事權均一使廉按一路所繫不輕非素有資望之人豈宜越次輕授況青苗取利之法臣已累次論列乞行罷寢未嘗指揮今來更令轉運判官專領其事外持使者之權內與制置司相爲嚮應足以公行㪯剝坐致餘羸在於愛民誠爲未

便所有南公轉運判官之命欲乞追還别與差遣試之以事如其的有顯效然後擢而任之庶使輕揚巧佞之人無由妄進仍乞以臣前後乞罷青苗劄子早賜降付中書裁決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免解舉人推恩狀

臣竊見外州軍不係免解舉人近日甚有經中書待漏院及攔截宰相投狀陳乞免解未嘗指揮施行其間多是遠方孤貧羸老之人徒步入京羇旅困窮深可憐憫

訪聞有經三四十年以前曾與鄉薦潦倒塲屋今來為見陛下龍飛初牓嘉祐二年以前府監一舉進士尚許免解以此扶衰戴白奔走遠來有覬望一例推恩之意若令白首空歸古人所嘆欲望陛下憫其衰暮之年無所成立因兹首榜特與推恩應進士經三十年諸科四十年以前曾與鄉貢不以舉數塲第見在京師者許依府監免解人例與南省收試如不願就試者並賜一本州文學助教之名不理選限使歸田里沾朝廷一命之

榮必知上戴聖仁死無遺恨抑以見陛下隆儒優老之意不為無勸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原免張堯夫等檢斷不當狀

臣伏見轉運司差官置院取勘本州宛丘縣令張堯夫司法參軍周琳為檢斷潁州萬壽縣令劉獻臣等明知手分張育等多納人户青苗頭子錢四十四貫有零偷盜入已及事發旅般所盜錢入縣其時劉獻臣等却容庇本人許令陳首虛作誤納錢數在庫從杖罪就縣斷

遣係提刑司巡歴到縣點檢發覺差官覆勘出上件情
罪牒請張尭夫録問周琳檢法將劉獻臣等作故出張
育等盜錢徒二年全罪以官吏分首從從私罪定斷尋
蒙大理寺等處駁定只合用公坐相承四等減斷其張
尭夫周琳却有檢斷不當罪名准勅下轉運司取勘雖
兩經德音及遇郊禋大赦其推勘院為見前來德音後
准朝旨取勘以此不敢引赦恩釋放依前圎結公案録
奏檢准熙寧編勅諸官員將校犯罪自首或會恩合原

除私罪徒及贓罪並結案聞奏餘更不結案其張堯夫周琳所犯只得公罪杖不合結案事理分明臣昨曽知本州備知逐官莅職精勤州縣所賴今再叨朝寄益見其職事風蹟可觀歷任以來各無公私過犯内張堯夫是故禮部尚書張詠曽孫到邑三年臨事精敏威惠兼著奉行新法夙夜匪懈僧道舉人等累次經轉運司陳狀稱本官婚田鬬訟給納青苗並無留滯催驅青苗稅物不施刑責各依限了足備見愛民之甚乞留再任已

具奏陳提刑司曾申中書乞免替移通判比部員外郎
雍標亦具申奏乞依勑條原放兼入仕以來有韓絳呉
充王拱辰滕甫劉庠陳薦薛向等一十三人保舉克縣
令京職官任使得替合該磨勘惜其名臣之後能自立
身勤政如此誠可奬激及周琳除本職外州司多委他
局勾當並皆濟集强幹可稱竊詳萬壽縣令佐元犯本
為不覺察人吏多納青苗錢數有礙新法刑名深重避
見申解上州暴揚已過以此商量許令陳首作誤納錢

數只就本縣斷放雖然公事其間雜有私情顯是刑名疑慮其張堯夫等意在推明新法嚴誡吏人取受以致失錯檢斷別無枉曲今依條減外亦只有公罪杖累逢恩宥於法自合全原不當圓結公案竊慮將來奏案朝廷以前來德音曾降勑命取勘特有移改偶礙磨勘指揮原其本情誠足矜憫乞欲聖慈檢會提刑轉運司及本州通判雍標等奏狀及申中書狀特賜詳酌與依赦勑原放不作遺缺庶使公勤盡心之吏知所勸激謹具

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止絶臣僚陳乞創造寺觀度僧道狀

臣昨授勑差判尚書祠部累准中書劄子指揮多是近上臣僚陳乞創造墳莊寺院剃度童行事又西天譯經僧法護遺表特與剃度十人并安國院每年與度二人二年與紫衣一名及知鄆州趙槩奏列子廟乞度道士每三年特與一名披戴臣竊以為方今釋老二氏之法蠹惑天下上自王公下逮民庶莫不崇信其法傷風壞

教無甚於兹陛下縱未能蠲除其弊可且持循舊規不宜增置轉令滋蔓況臣僚所乞奉親立寺度人為僧考之先王無此典制益陛下慈仁孝德俯從人欲因緣恩例覬寵先塋然非聖朝所以優臣子之義貽將來之法也臣因檢會本部在京諸道州軍寺觀計有三萬八千九百餘所僧尼道士女冠計有三十一萬七百餘人數目極多慶歷以前自有著令不許文武臣僚宗室戚里僧道等人陳乞創造寺觀名額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

及每年試經撥放人數亦無所增近年以來輒增二倍
而又内自宫闈以至文武近臣勲賢子孫宦官僧道等
人一例陳乞墳莊寺觀除編入舊勅自皇祐三年以後
增置名額六十餘所放度僧道又計一百八十餘人益
是當時秉政大臣不與陛下同持國法首為此事黷亂
典刑恩例一出無由禁止自為之者既不敢論言事之
臣又無彈奏見今節次有人攀援體例未見其已若遂
行之不禁臣恐不數十年天下無知之民競為僧道轉

令失業非細事也臣欲乞自今以後在京諸道州軍寺觀及每年試經撥放人數只以舊額為定一依慶歷編勑更不許文武臣僚等人陳乞增創名額如陛下未即止絕再降指揮臣實不敢奉行其見在兩府臣僚近日送下乞置墳莊寺觀等劄子雖已施行如尚未曾興建時乞行追寢以率天下庶使向後臣僚等人不敢僥求恩例所有近降法護遺表乞度童行及趙槩奏乞度道士劄子二道未敢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定審官條例狀

臣竊以審官東院之職自少卿監知州軍至京朝官而下不減三千餘員注擬陞改所繫非輕事目尤衆宜其法式詳備乃可遵行而見用一司編勅自熙寧八年頒行以來中間續降節文屢有衝改已非舊文益立法之初失於簡畧吏員既衆發遣不行動多窒礙條約事理不能周盡或輕重失當於義未安有司動須申明士人時有訴述裁決辨理上煩朝廷臣自蒙恩領職歲月頗

久考求利害粗有條理臣今欲乞將審官東院一司敕依國子司天監例許從本院看詳删立𩔗文補其闕畧凡前後申明所得朝旨可立以為法者並行編定其事理未盡未便者並具奏陳或申中書詳酌删成審官東院令勅式庶幾著為定法可以久遠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古靈集卷五